

官人官事

中国第一部新官场小说集

王跃文/等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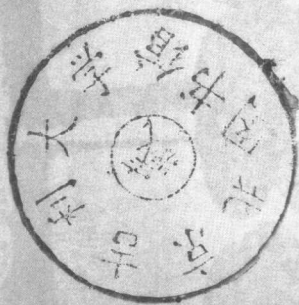
哈尔滨出版社

中国第一部新官场小说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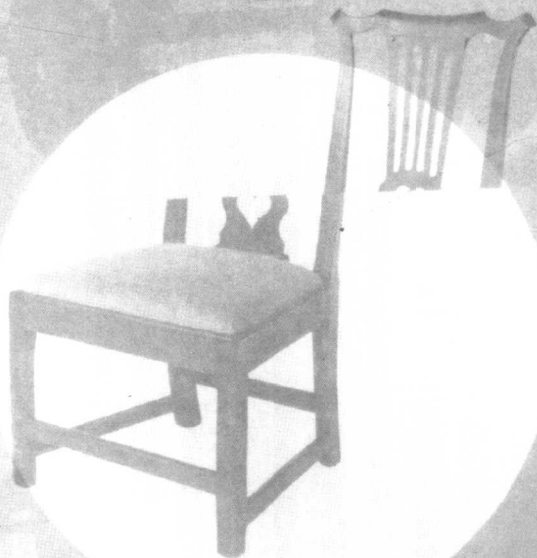


* T279015 *

官人官事



王跃文/等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官人官事 / 王跃文等著. —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
2001.1

ISBN 7 - 80639—433—8

I. 官… II. 王…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
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9531 号

官人官事

作者 / 王跃文等

责编 / 宋玉成

封面 / 蒋宏工作室

出版 / 哈尔滨出版社

地址 /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印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发行 / 哈尔滨出版社(全国新华书店经销)

开本 /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/ 14.5

字数 / 367 千字

版次 / 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/ 2001 年 1 月第 1 印刷

印数 / 1 ~ 5 000 册

书号 / ISBN 7 - 80639 - 443 - 8 / I · 135

定价 / 21.8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调换)

你有一千种选择吗？

(代序)

张非非

我是一个记者。

记者，有时总是让人很羡慕。比如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下下面一大篇文字的这一天，哈尔滨有一家滑雪场邀请了十多位记者，包括我，去免费滑雪。

当权力很容易转化为个人的私利时，似乎我们也就只剩下了唯一的一种选择。

我给黑龙江大学新闻专业的大三学生讲课，问这些二十一世纪里将走向不同单位的大学生：“是从什么时候起，在许多事情上，我们都只剩下了一种选择？”

比如“进步”。

本书的作者之一，刘震云，就曾经被另一位作家，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“揭露”，得知其他几位经历差不多的伙伴纷纷当上了芝麻大的小官后，喃喃地说：“怎么你们都进步了，就我没进步？”

难怪刘震云把“单位”、“官人”写得那么好，刻骨铭心啊！

你没有“进步”吗？那你就啥也不是。

我一直想，在“啥也不是”价值判断的背后，是怎样一片巨大的、压抑的中国人像啊！那可是你身边一大群、一大群、一大群的人呢！你不赞同“啥也不是”价值判断吗？那你可就只是他们中间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

我想，许许多多的人从心里同意不“进步”就“啥也不是”的价值判断，决不仅仅是“进步”了，就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这简单的因果关系使然。

问题远没有初看起来那样简单。它还牵扯到人对自己的“自我实现”的认定。每个人成人以后,都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一个巨大的竞技场或称游戏场中。你必须取胜,这是生物遗传基因决定的。那么,何为“取胜”?许多人认为,只有“进步”。

本来,大自然给了我们多种多样的选择,每一种选择,在大自然看来,都是美的。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在基因工程研究中,人们发现,原来以为是一种基因缺损的病症,恰恰使有这种病的人可以免遭爱滋病毒的侵袭。这使这些先天“基因缺损”的人,有了天然的爱滋病免疫力。某种基因缺损,在另一个方向上而言,其实是生命的一种完美。人生的社会竞技场,健康态下,也应该存在许许多多项目,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喜欢的项目上角逐。“进步”,其实不应该是人们唯一的选择。

还是说这本书吧。它说的是在某种环境中,“进步”成了多数人的唯一选择时,这些人所做的事。其实这些人已经不是在简单做事,而是在搞艺术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形容。想想看,你身边的多数人在同一时间里专心致志地做同一件事,这件事被做的精彩程度,一定无与伦比,而且,一定还不断地以几何级数增加其精彩!

我知道有一位校对本书三遍的老兄(有好几人校对过本书),每校一次,都认为自己在人生阅历上前进了一大步。他告诉我:“这本书,我读十年,读二十遍,都会有收获!”

二

我们来看看本书《八千万》中具体的内容。我挑出来的,尚不是全书里最精彩的:

他(苏副部长)对邹云感兴趣时,邹云还仅仅是个一般的秘书。那年邹云被评为部机关优秀秘书,在他的事迹材料中,千只笔芯这一细节被人津津乐道。邹云在一年内使用了几千支旧圆珠笔芯,他用这些废物串编了一个两层厚的椅垫,一时传为佳话。那天苏南路

过邹云他们办公室，见一屋子人正在喊喊喳喳，就走了进去。看过笔芯椅垫后，苏南说：“喂，不错。”邹云的名字，就从这时候印在了苏南的脑海里。至于说他对邹云由好感到喜欢，则是因为一桩不起眼的小事。一次苏南要到坑西工程局视察，贴身秘书因拉肚子不能离京，办公厅主任来征求苏南的意见，问能否找个秘书临时顶一下。苏南想想说：“那个小邹在家吧？”就这么着，邹云成了苏南此行的贴身秘书。在坑西视察期间，苏南在一个二级单位的会议室里，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烟灰缸。会议室的墙壁上有“损坏公物照价赔偿”的字样，但苏南没注意到。返京后的某一天，苏南无意中在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上，看到一篇题为《烟灰缸的故事》的文章，文章中讲的那烟灰缸，正是自己在坑西打碎的那一个。文章署名金蓓蓓。事后苏南一了解，方知邹云在离开坑西前，说服了死活不肯收赔偿款的领导，替自己交了一个烟灰缸的钱。那位被说服的领导很感动，请来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女记者写了这篇文章。这以后不久，苏南的贴身秘书提升了，邹云顺理成章跳进了这个空坑。在脚印踩脚印的日子里，邹云善解人意的能力，令苏南都不敢相信他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。

一辆银灰色新款奔驰追上来，飘飞似的超过奥迪。邹云活动一下脖子，心想到东升后，得叫龚琨给他做按摩。邹云心里明白，苏南会去医院的。中药浴和保健按摩他很良喜欢。想到龚琨，邹云就想到了许多往事。他曾在这个女人身上作过文章。那年苏南下来看病，意外与龚琨邂逅，邹云当时就站在一旁，他感觉这位身段修长的女人，比自己大不到哪去。龚琨告诉苏南，她是半年前从原水调过来的。那天回病房后，苏南情绪不错，跟邹云说他是十几年前在原水大会战指挥部认识的龚琨，那时的她还是毛丫头，整天在医疗队里叽叽喳喳。再往下，苏南讲了一大堆有关龚琨的笑话。这以后苏南再见龚琨时，龚琨当上了副主任，负责干部住院部这一摊工作。龚琨对苏南和邹云表示感谢，那一刻苏南看着邹云，心里有数了，风

趣地说：“小龚，部里要是评选十佳伯乐，我想你一定能投小邹一票。”

苏南从二局回来时，正赶上龚琨在换浴水。龚琨额头上布满细汗，白大褂前襟被赭色的药水洇湿了一大片。“好闷。”苏南解开衬衫扣子，说：“小龚，怎么不开空调？”龚琨甩甩湿手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弄不凉。”苏南乐了，“悔，小邹，你给小龚示范示范。”邹云拿过遥控器，边摁边说，龚琨连连点头。“好累！”苏南说。龚琨转身说：“苏部长，我给您按摩按摩就解乏了。”苏南道：“看你一头汗，我还好意思？”龚琨拢起一绺头发说：“不是真汗，热水噻的。”苏南站起来，“那好吧。”走进里间。邹云喝了一大口饮料，坐在那儿纹丝不动。一般秘书在这种时刻，容易左右为难，找借口回避，邹云就不那么六神无主，他认为不该溜掉的时候你溜掉了，会给领导造成不必要的被动和麻烦，甚至有些事情一辈子都说不清楚。这时门被笃笃笃叩响。“请进。”邹云站起来，推门而入的是李院长。“邹秘书，苏部长休息哪？”苏南在里屋说：“捏筋捶骨哪！”李院长望去，那门半开着，他看见苏南的两只脚吊在床边有节奏地上下颤晃。邹云说：“坐，李院长。”苏南说：“李院长，你是来问我明天能不能开始检查吧？”李院长掏出一把单子，说明天查什么后天验哪些大后天……一口气把体检日程安排了一个星期。苏南说：“没病也吓出病了。”李院长挺挺脖子道：“这还是我安排得紧呢，不然一星期的时间哪够？”邹云心想，今年的李院长，就比去年的李院长会办事了。

读到本书里的人为了“进步”做的一件件事时，真有如是在欣赏不同的工匠塑造的一件件艺术品。

我的住所，在十四层楼上俯视美丽的松花江，我称它为“鹰巢”。鹰是一种几乎终生过着形单影只生活的动物。我想，如果有人愿意做一只鹰，每天看很多人为了“进步”专心致志地搞艺术，也不错吧？

目 录

官 人 官 事

1. 陈宗辉的故事 祁智/1

·班主任说：“你跟着副书记好好干。到一个地方，关键要跟对人。”“他快退休了。”陈宗辉说。班主任笑着说：“他快退休了，你跟着他，才不会犯忌讳。再说，他和局长的关系不一般，你跟着他，实际上是绕了一个弯子跟了局长。”陈宗辉笑了一下，他在一瞬间好像成熟了。

·一个单位真正值得注意的，是那些看上去老实的人，他们在长期的默默无闻中，已经修炼成掌握独门暗器的高手，将别人的套路烂熟于心，时机成熟就脱颖而出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。

·一个单位，想做事的人往往最容易被别人提防、暗算。想做事总是和有企图联系在一起，没有企图那你想着事干什么呢？你想做事，企图就可能变为现实。你有现实了，别人就吃亏了。

·单位里的人一般是按部就班，靠表面的熬时间过

日子，而把功夫放到暗地里，在暗地里提防、暗算想做事的人，在暗地里为自己寻找升迁的台阶。

2. 买官 田东照/58

·陈晓南出一张二饼。纪兰要了，说：“换给你一个副科级。”说着扔出一张“一万”。张三原没要，投了一张，一看是“两万”，随手扔下说：“给你个正科级。”刘志春拿起“二万”，扔出“四万”说：“副县级！”陈晓南问：“这官价是从啥时开始流传的？”刘志春说：“有二三年了。”陈晓南说：“这么说，这副县级四万是二三年以前的价码了？那么今天呢？今天副县级是多少？”张三原说：“物价指数回落了，可官价指数不一定能回落。”刘志春点点头：“不错。官价是一年一年上台阶呢。如果三年前是四万，现在就得加倍。”陈晓南问：“八万？”

·民主推荐进行得很顺利，共推了三人，陈晓南得票第二。县委就取了前三名一起向市委上报。五天后，市委组织部派下考察组，对三个人考察了四天。第五天考察组刚刚回来，市委书记赵凯就催要考察报告，逼得考察组长连夜加班写出来。赵书记接到报告后，立即同分管副书记和组织部长碰了一下头，下午就上常委会，陈晓南被顺利通过。第三天，文件就下到县委。县委正式向县人大常委会提名，当天人大常委会就开会研究决定，任命陈晓南为副县长。

3. 八千万 于卓/119

·苏副部长：“干到明年初，我就到站了。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的事，我是该安排安排你了。小邹，说

说看,你现在有什么选择?有相中的地方,说好了,高一点也能看出你的自信心嘛。”秘书邹云的目光有些捧不住苏副部长的脸:“苏部长,我听您安排。”

·前年苏副部长承包点东港油库的那场大火,险些把他一生的荣誉烧光。就在他无力回天的时候,秘书邹云上蹿下跳,生生做出一份“进口避雷针安全系数不符”的《事故调查分析报告》,使苏副部长的责任一下子大大缩小了。出院那天,苏副部长让病房里的局长、处长、院长们先出病房,他要用官场上敏感的礼仪告诉那些人他对秘书邹云的“隆重”谢意。出病房时,苏副部长还有意让秘书邹云走在他的前面。

·苏副部长说:“到时给李局长当副手,没什么困难吧?”秘书邹云道:“李局长这人挺好处的。”苏副部长说:“副局长、副书记,你掂量一下,干哪一头更适合你?”邹云心里的意思是干副书记,然而他却说:“也不知我能不能干好副局长的工作?”苏副部长笑着站起来,“那就干你心里想干的角色吧!”

4. 人间话语 正昌/166

·老路在心里说:你姓史的还知道我是常务副局长?你心里有这根筋就不该跟我争局长位子。但表面上还是笑咪咪地对老史说:在局长没到位之前,局里的其他一些事情我还要过问,你就主抓一下,我来协助你。老史也笑咪咪地说:我看还是你来主抓,我来协助你。老路走后,老史一个人蹭了蹭办公桌上的茶杯,道:少跟我来这一套。

·前些日子,于局长突然死了。他才五十四岁,活得好好的,谁能想到他会死?尤其于局长这样的正

职,又不允许班子内部滋生邪气,搞得大家没有为自己的事上下运筹的环境。所以于局长这一死,主要的,是几个副局长措手不及。于局长死的第二天,副局长老路和副局长老史就分别抓机会去了市府,向市府领导通报于局长的死讯。虽然于局长的死当天市府领导就知道了,去,主要还是为了向市府领导请示一下工作,提前润滑一下关系。

5. 今夕何夕

王跃文/210

·这是一道很有功底的批示。字面意义不偏不倚,无可挑剔,聪明人一读便知在暗示什么,但谁也提不出理由说这是在暗示。有时,地委书记张兆林批示什么意见,难以尽意或不便尽意,秘书孟维周心领神会,小孟便将有关人员找来,把张书记的批示交给他们,并口述一遍。口述当然按批示原文一字不差,而听的人一下就领会了。语言艺术就是这么玄妙。

·任何一件事,只要玩成了艺术,就妙不可言,意趣无穷。毛泽东同志说过,当领导就是用干部,出主意。这是对领导工作的精辟概括。地委书记张兆林对此似乎体会很深。他只要没有会开,基本上在县市跑,同基层领导泡在一起,深得人心。不过现在领导也难当,你说你是深入基层,有的人就不这么看。早就有顺口溜说,领导下乡桑塔纳,隔着玻璃看庄稼,吃的都是四脚爬,接的一色十七八。最近机关里又流传了一句新的顺口溜:讲真话领导不高兴,讲假话群众不高兴,讲痞话大家都高兴。

6. 夏日机关 石钟山/262

·宇泓和老冯不清白。那一阵子，宇泓经常往老冯的办公室跑。老冯没事时也很愿意找宇泓说话，那时宇泓刚结婚不久，还年轻。过了不久，宇泓就参加了市里的党校学习。这是老冯亲自推荐的。党校学习之后，宇泓就转干了，来到了信息处。从那以后，人们有千条万条理由认定，宇泓这个女人是和老冯有一腿的。究竟有没有一腿谁也说不清，这种事本身也说不清，越说不清，就越是有事。

·黄姗在谈恋爱时，一口气谈了三个对象。她谈对象时不是一个一个地来，而是三个人一起来。这就需要很高的智慧和胆量，有时还要胆大心细。黄姗这个女子在三个男人之间，游刃有余地来往了有两年之久而没有穿帮，把三个男人搞得五迷三道。

·老洪和老李可以说是一对冤家。有几次，领导已经作出了让他们其中一个当处长的决定。另一个听说了，便找领导谈话，列举对方种种不是，领导于是就把提拔的事放下了。就这样提提放放，放放提提，一晃几年，又一晃又是几年，两人渐渐都老了，过了提拔的年龄了。在这期间，局领导换了一批又换了一茬，每届领导差不多都给过他们机会，他们又都差不多用相同的办法把自己进步的路给堵死了。一茬又一批的领导都没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。

7. 名单 季宇/300

·那天夜里，当时白正清和梁小姐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，那模样狼狈极了！到了防暴队，白正清终于顶不住了。他交待了一切，最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

地说,他犯了严重错误,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。

·贪比不贪好,白正清说,那些酸文假醋的最难搞,你让他开价好了,要多少都行,只要他能把这事儿给干下去。

·公安局崔局长到吧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,用很沉稳的声音问,开秀,有什么事吗?老婆在那一头压低声音说,有人送了一辆摩托来,收不收啊?崔局长听了这话,心里便扑通了一下,他定了定神,说,是雅马哈吗?既然送来了,就收吧。

·一个月后,市人大会议召开了。会上会下,人们最关注、谈论最多的就是白正清即将出任副市长了。白正清在会上也显得十分活跃。有些人已经开口闭口地喊起“白市长”来了,白正清嘴都合不拢了,他连声说,不敢乱喊,可不敢乱喊哩。

8. 官人 刘震云/345

·副局长老张,与副部长的秘书,是好朋友。副部长的秘书虽然只是处级,老张是副局长;秘书是个小年轻,老张年龄比他大一大把;但老张每到部里去,都去看人家,像下级见了上级一样谦虚。逢年过节,老张也到小秘书家里去看一看,随便带些随意东西。老张认为,官场就是这样,人家人小能办大事,不尊重人家尊重谁?

·局长老袁制定了这样一个战略方针:团结副局长老赵、老丰、老刘、老李,拉副局长老方,斗败副局长老王和老张。七个副局长中,张、王是同党,方、刘、丰是同党,赵、李各是独立一派,加上老袁,一共五派,在窝里翻腾;何况方、刘、丰三人同党之间又有内部矛盾,也时常小打小闹;简直成了一锅粥。

·这单位有几位部长的儿媳在这里，于是消息就比较灵通，部里谁要升迁了，谁要下来了，都能及时知道。不过，儿媳们在这有好处，也有坏处。好处是上述精神知道得快，但这单位有什么事，上边部长也知道得快。这几年几个局长（一共八个）窝里翻，没搞好团结，单位搞得不是太美。今年五月，部里新换了部长，听了这单位的情况汇报后，准备大换血。

9. 单位 刘震云/394

·老张埋怨：“这个鸡巴老乔，果然不是东西，她一挑逗不要紧，把我给毁了！”老张一出事，单位热闹了。原来老张所以能提副局长，是部、局两派斗争的结果，提了他这么个中间派。现在中间派出了毛病，部、局两派又都开始利用此事攻击对方，都积极整治老张，证明老张不是自己提的。

·小林最讨厌女老乔。女老乔五十出头，快退休了，嘴嘴叨不说，身上还带着狐臭，过去小林刚来单位对一切不在乎时曾说：“单位应该规定，有狐臭者不准上班，不然影响一屋人情绪！”这话传到女老乔耳朵里，女老乔曾找老张哭诉一次，说新来的大学生对她进行人身攻击。现在你要入党，就得重新认识女老乔及她的狐臭，夏天也不能嫌女老乔狐臭，得一月一次挨着她的身子与她汇报谈心。

祁 智

这篇小说可以称得上是官场中的“《葵花宝典》”，小人物读而习之，往往受益非浅，运用起来威力无穷。然而，“欲要成功，必先自宫”，修炼“《葵花宝典》”需要的这份异乎寻常的“忍”劲儿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。

陈宗辉的故事

—

陈宗辉大专毕业后到市财政局工作。他被安排到老干部处，处长是局党委副书记兼的。书记是局长，局里只有一个副书记。副书记原来是副局长，是局长的上级，而且提拔过局长，只是被年龄卡住了，就

做了副书记，成了局长的下级。因为有这一层关系，又因为副书记年龄过线了，不会有什么威胁，局长就把许多本该是自己牢牢抓住的事，交给副书记管，比如纪检、办公室，既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自己，又尊重了老领导。这样，加上党务、工会、共青团、老干部处，副书记整天忙，而且不说累。距离退休不足两年了，副书记却迎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。看他的热情和干劲，如果不是一刀切，他还真能当一把手，再干上一两届。

老干部平时并不到老干部处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只有发工资的时候，老干部才会来局里一下。来一下，也不是就一定到老干部处来。一般来说，他们对“老干部”这三个字比较敏感：曾经是干部的，现在已经不是干部了，就要显得超脱、知趣一些，尽量回避“干部”，表示自己不倚老卖老、不碍手碍脚；曾经只是相当于“国家干部”，实际上连副科长都不是的，当然更不能朝“干部”中凑。老干部的工作，说到底，就是工资、福利、娱乐、生老病死等，这些工作都可以由办公室或者工会负责，老干部处完全可以不设。但是，设和不设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，无论从政策上，还是从人之常情上考虑，都有设的必要性。因此安排一间办公室，安排一个工作人员。机关常常这样，安排出来的部门，都是必要而不重要。所以，一听说局里要来一个大专生，原来的工作人员就要求离开老干部处，把位置空出来给陈宗辉。

副书记没有时间管，老干部不常来，而工资、福利、娱乐又不是天天有，生老病死的事也不是天天发生，老干部处就比较冷清。老干部处惟一的工作人员陈宗辉，就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。他一杯茶、一张报纸。有时候也串串门，但看到其他人都在忙，他只好缩回办公室，继续喝茶、看报纸。过了几天，他搞明白了，老干部处没有什么油水，几乎没有什么前途。都是和离退休的老人打交道，有什么油水和前途？不被他们缠住就算幸运了，所以没有人愿意到老干部处。他心里不免会有想法，觉得局里欺生，没有把他当一回事。但他也就是想想而已，他能怎么办呢？他是大专生，又没有后

台,能进财政局真是天大的福分,现在连重点大学的毕业生都难找工作!

“你不要以为老干部处可有可无。”副书记和陈宗辉简短地谈过一次话,“从中央到地方,都必须尊重老干部。”

“我一定尊重老干部,把工作做好。”陈宗辉认真地说。他还从来没有和副书记这样高的级别的领导说过话,副书记主动找他,让他激动了一段时间。他的眼睛都被副书记说亮了。

陈宗辉上中学的时候,成绩不错,可高考没有正常发挥,又没有填好志愿,最后进了大专。他想再考一年,他爸爸说:“谁知道明年是什么情况?万一你明年还没有今年考得好怎么办?考场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。”他妈妈说:“大专怕什么?是金子,在哪里都会闪光。”他就进了大专。他在大专是最高分,看上去老实、沉稳又不失机灵,班主任让他当了班长。他干得不错,二年级的下学期入了党、当了学生会主席,还在三年级的时候被评为省优秀大学生。毕业前夕,同学们削尖了脑袋找工作,经常碰壁。人才市场的情况是这样的:“研究生多多益善,本科生考虑考虑,大专生以后再说。”他不敢去人才市场,怕被上了本科的同学看见。本科的同学应该比他晚毕业一年,但他们也迫不及待地到人才市场去串,好像要感受一下气氛。三年的碰上四年的,三年的怎么说?如果他在中学时的成绩不好,也就算了,可他在中学时是一路领先的,他在中学时更像是四年的,而他们更像是三年的。有一段时间,他觉得自己走投无路,心情很不好。班主任却让他不要着急。

“你的工作,我会尽力让学校帮你考虑的。”班主任说。他说这话的时候仿佛是大权在握的领导,至少胸有成竹。他说:“我会找学校反映的,学校一定会让你进一个好单位,让其他同学清楚,只要表现好,即使读的是大专,也是有前途的。”

“是金子,在哪里都闪光。”班主任又说。

陈宗辉进了市财政局,到了老干部处。

“孟老师,谢谢你。”陈宗辉有一次回学校见班主任,真诚地说。